

三十六计与红楼梦

门冀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 名：三十六计与红楼梦

作 者：门冀华

出 版 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ISBN：7-202-03528-6/I207.411

定 价：5.50

目 录

第一计 瞒天过海.....	(1)
小沙弥瞒天过海 贾雨村扶乩判案.....	(1)
第二计 围魏救赵.....	(4)
瞒贾政围魏救赵 救贾芹女尼还家.....	(4)
第三计 借刀杀人.....	(6)
王熙凤借刀杀人 尤二姐忍气吞金.....	(6)
第四计 以逸待劳.....	(9)
见不平贾蔷用计 逞无赖顽童闹学.....	(9)
第五计 趁火打劫.....	(12)
馒头庵凤姐弄权 长安县金哥自缢.....	(12)
第六计 声东击西.....	(15)
探晴雯声东击西 送衣物迷惑众人.....	(15)
第七计 无中生有.....	(17)
泼金桂无中生有 害秋菱借刀杀人.....	(17)
第八计 暗渡陈仓.....	(19)
欲鬼混贾蓉献计 暗娶妾贾琏称心.....	(19)
第九计 隔岸观火.....	(21)
众婆子隔岸观火 赵姨娘怒打芳官.....	(21)
第十计 笑里藏刀.....	(24)
柳湘莲笑里藏刀 呆霸王调情遭打.....	(24)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27)
小藕官烧纸祭友 贾宝玉李代桃僵.....	(27)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29)
	夫人发威打金钏 贾环牵羊害宝玉.....	(29)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31)
	贾宝玉挑逗金钏 王夫人打草惊蛇.....	(31)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33)
	假宝玉借尸还魂 真财迷弄巧成拙.....	(33)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36)
	骗宝玉薛蟠调虎 庆寿诞众人欢宴.....	(36)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38)
	毒熙凤欲擒故纵 花贾瑞一命呜呼.....	(38)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40)
	纵淫心金桂献媚 派宝蟾引玉抛砖.....	(40)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42)
	拒贾赦鸳鸯抗婚 求贾母擒贼擒王.....	(42)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45)
	谢芳官五儿回礼 惹麻烦宝玉抽薪.....	(45)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47)
	贾环趁乱烫宝玉 夫人痛骂赵姨娘.....	(47)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49)
	祭花神女孩争艳 滴翠亭宝钗脱身.....	(49)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51)
	王婆献计搜奸情 关门反捉外孙女.....	(51)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53)
	远交张华告贾琏 近攻尤氏骗二姐.....	(53)
第二十四计	假途伐虢.....	(55)
	贾琏向鸳鸯借当 平儿帮凤姐抽头.....	(55)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57)
	欲冲喜偷梁换柱 害宝黛一死一疯.....	(57)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61)
金氏寻衅反受辱 尤氏指桑痛骂槐.....	(61)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63)
小鹊半夜送凶信 宝玉装痴脱劫难.....	(63)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65)
甄士隐解囊相助 贾雨村上屋抽梯.....	(65)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67)
办丧事贾珍奢华 耀门庭贾蓉捐官.....	(67)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69)
熙凤协理宁国府 怒打重罚迟到人.....	(69)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71)
结官场贾政嫁女 定终身探春远行.....	(71)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74)
众人联手空城计 贾政探问李十儿.....	(74)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76)
醋薛蟠砸死泼皮 贿尸叔翻案公堂.....	(76)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78)
苦肉计袭人装怒 闷屋中宝玉摔簪.....	(78)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80)
金桂中毒身先死 金妈求饶中连环.....	(80)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82)
鸳鸯无心惊风流 小厮胆怯走为上.....	(82)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原文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译文

以为防备万分周到的，就容易产生轻敌麻痹思想；平时看惯了的，就往往不再怀疑了。秘计隐蔽在暴露的事物里，而不是和公开的形式相排斥。非常公开的往往蕴藏着非常机密的。

小沙弥瞒天过海 贾雨村扶乩判案

贾雨村经过林如海的举荐，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贾雨村立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说：“被殴死的是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事先已得到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地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卖主，夺了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打死了。凶身主仆都逃走了，只剩下几个局外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

贾雨村听了大怒，正要发签拿人时，只见案边立着的门子向他使眼色。贾雨村甚觉疑怪，当即退堂，到密室后询问门子。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的小沙弥，因庙被火，无处安身，才蓄发充了门子。他早就认出了这位当年寄居葫芦庙的穷儒。贾雨村闻知门子是故人时，让门子坐下细谈。

门子向贾雨村详细讲述了本省的护官符，即金陵的贾、史、

王、薛四大家族。门子献计道：“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见贾府王府。”

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是我实不能忍为者。”门子说：“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通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他们说凶手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下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病，被冯魂追索已死。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法处治，余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余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之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别无话说。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想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

二封，与贾府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他才罢。

门子向贾雨村献的是就是“瞒天过海”之计。门子让贾雨村堂上设下乩坛，然后陈述乩仙批语。门子暗中嘱托拐子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招供的相符，薛蟠之命已被冯魂追索也就不虚了。门子成功地运用了隐真示假的疑兵之法，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错觉，把密计隐藏在暴露的事物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第二计 围魏救赵

原文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译文

进攻兵力集中、实力强大的敌军，不如使这样的敌军分散减弱了再攻击；攻击敌军的强盛部位，不如攻击敌军的薄弱部分最有效。

瞒贾政围魏救赵 救贾芹女尼还家

一日贾政刚要上衙门，门上人道：“奴才今天起来开门出去，见门上帖着一张白纸，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说着呈上那帖儿。贾政接过来看时，上面写着：

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

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

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出新闻。

贾政看了，气得头昏目晕，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随即叫人去唤贾琏来。贾琏赶来闻听，也感惊异。贾政道：“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到水月庵，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齐拉回来。不许泄露，只说里头传唤。”赖大领命去了。

贾政独坐在内书房叹气，贾琏也不敢走开。忽然门上的进来禀报道：“衙门里今夜该班的是张老爷，因张老爷病了，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贾政正等赖大回来要办贾芹，此时又要值班，心里纳闷，也不言语。贾琏走上去说道：“赖大是饭后出去的，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请老爷只管去。赖大来了，叫他押着，也别声张，等明儿老爷回来再发落。倘或芹儿来了，也不用说明，看他明儿见了老爷

怎么样说。”贾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

贾琏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她病着，只得隐忍。贾琏饭没吃完，旺儿来说：“赖大回来了。”贾琏道：“你去告诉赖大，说老爷上班儿去了，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只叫芹儿在内书房等着我。”

贾琏来到内书房，见到贾芹，把那个揭帖扔给他瞧。贾芹拾来一看，吓得面如土色。他便跪下，说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吧！”说着，只管磕头，满眼泪流。贾琏想道：“老爷最恼这些，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这场气也不小。闹出去也不好听，又长了那个贴帖儿的人的志气了。倒不如趁老爷上班，和赖大商量着，若混过去，就可以没事了。”贾琏想了个围魏救赵之计，便对赖大说：“护庇护庇罢，只说是芹哥儿没见到我。明日你求老爷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叫媒人来，领了去一卖完事。果然娘娘再要时，咱们再买。”

到了明晨，贾政正要下班，因堂上发下两省城工估销册子立刻要查核，一时不能回家，便叫人回来告诉贾琏说：“赖大回来，你务必查问明白。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必等我。”这正中贾琏下怀。但贾琏想，若办得一点影儿都没有，又恐贾政生疑，便向王夫人讨主意，便是不合老爷的意，自己也不担干系。王夫人听后说：“若押着还俗，那太造孽了；若由官媒卖掉，谁会顾这些女儿死活。把文书发还她们，再花几十两银子，雇只船，把她们送回老家吧。”又说：“芹儿呢，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让他仔细别碰到老爷，不然可吃不了兜着走。再告诉水月庵的老姑子，不许再接待本家的爷们，不然连她一起撵。”

就这样，贾琏借王夫人之力，把水月庵的女尼道姑背着贾政遣返回家，保住了贾芹，也免去了贾政对贾琏夫妇的责问。

第三计 借刀杀人

原文

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译文

敌人的情况已明，友方的态度未定，利用友人的力量去灭敌，不必自己付出代价，这是从《损》卦推演出的计谋。

王熙凤借刀杀人 尤二姐忍气吞金

《红楼梦》中的凤姐是个聪明能干而又阴毒的女人。为除掉自己的对手尤二姐，她巧妙地运用了借刀杀人之计。

凤姐的丈夫贾琏早就对凤姐感到厌倦了。这一方面是凤姐没有为他传宗接代，另一方面她近来总是病病歪歪的，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贾琏以先奸后娶的手段收俏丽的尤二姐做了二房。凤姐很宽容地将住在外边的尤二姐请进荣国府，表面上对尤二姐十分亲热体贴。实际上，凤姐单等有利时机给尤二姐一些颜色看。

一日，贾琏事毕回来，见了贾赦和邢夫人，回明了所办之事。贾赦听后十分喜欢，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秋桐者，赏他为妾。这秋桐先前就和贾琏眉来眼去，今日天缘凑巧，二人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似漆，连日里哪里拆得开。凤姐虽恨秋桐，且想用“借刀杀人”之法，利用秋桐置尤二姐于死地。于是，没人时凤姐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她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她三分，你去硬碰她，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个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那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奶奶宽宏大量，我却眼里揉不

下沙子。”秋桐自认为是贾赦亲赐，无人能比，连凤姐平儿都不放在眼里，哪肯容尤二姐，张口就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跟我争强”。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自落泪，敢怒不敢言。凤姐派人给尤二姐送不堪入口的食物，却又不露出一坏形来。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防她。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她眼红红的肿了，问她，又不敢说。秋桐悄悄地告诉贾母说：“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她好和二爷一心一计地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凤丫头倒好意待她，她倒这样争风吃醋。可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渐地不太喜欢尤二姐了。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作践起她来，弄得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

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磨难，受了一个月的恶气，便病倒了，四肢懒得动，茶饭不进。等贾琏进来看时，尤二姐见无人在旁边，便说：“我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只不知是男是女。倘若天可怜，生下来还好，若不然，我这命不保，何况于他。”贾琏也哭泣着立即给她请医生诊治。胡太医认为尤二姐是淤血凝结，不是胎气。尤二姐服药，只半夜，便腹痛不止，谁知竟把一个成胎的男婴打了下来。由于行血不止，尤二姐昏迷过去。

凤姐表面比贾琏更急十倍，她烧香拜佛，不断祷告，当着贾琏和秋桐的面儿，骂平儿说：“我因多病，你无病也不怀胎，如今二奶奶这样，都因咱们无福，或犯了什么，冲得她这样。”又叫人去算命打卦，回来人说：“是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她冲的。秋桐近来见贾琏请医治疗，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心中早浸了一缸醋了。今天又说她冲的，哪里不气。凤姐火上浇油地说：“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秋桐便气得大骂起来，又到邢夫人处哭闹，在尤二姐

窗前大哭大闹不止。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

夜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可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便挣扎起来，打开箱子，找块生金，吞入口中而死。

而秋桐因气死了尤二姐，不免让贾琏生厌。虽然她一再恳求邢夫人让她留下，但却让贾琏一直不冷不热地丢在一边。

毫无疑问，凤姐才是用借刀杀人之计双赢的胜利者。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原文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译文

使敌人处于困难的局势，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进攻者攻势猛烈，表面十分强大，但是不能持久，容易疲惫，却隐伏了衰弱和失败的因素；防守者坚守挨打，乍一看好像软弱，但是不断地削弱敌人的优势而改变自己的劣势，却蕴藏着强大的胜利因素。

见不平贾蔷用计 逞无赖顽童闹学

自从秦钟陪着宝玉读书以来，便生出不少事端。这日塾师贾代儒有事，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对了；学中之事，又命贾瑞暂且管理。秦钟得空儿与香怜到后院说体己话，同窗金荣诬他俩干下流勾当，逼着抽头要钱。二人又气又急，忙进去向贾瑞告金荣。不料，贾瑞反助纣为虐，反把香怜大骂了一顿。谁知他们触怒了一直在旁静听的贾蔷。贾蔷也是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大已十六岁了，他搬出宁府，自立门户了。他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亲厚，常相共处。这贾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明，虽然应名来上学，也不过虚掩耳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玩柳。总恃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因此族人没人敢触逆他。他既和贾蓉最好，秦钟又是贾蓉的妻弟，今见有人欺负秦钟，他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心中却忖度一番，想道：金荣贾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薛蟠）的相知，以前我又与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我们岂不伤和气？待要不管，如此谣言，说得大家没趣。如今何不用计制伏，又止息口角，又

不伤了脸面。想到此，使用了一个以逸待劳之计，装作出小恭，走至外面，悄悄地把宝玉的书僮茗烟叫到身边，如此这般，挑拨他几句。

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轻不谙世事，如今听贾蔷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连他爷宝玉都干连在内，不给他个厉害，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这茗烟无故还要欺压人呢，如今得了这个信儿，又有贾蔷助着，便一头进来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说：“姓金的，你是什么东西！”贾蔷于是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是时候了。”就先向贾瑞说道有事要早走一步。贾瑞不敢强留他，只得随他去了。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大骂之后说：“你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吓得屋中子弟都怔怔地痴望。贾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尚未去时，从脑后飐的一声，早见一方砚飞来。幸未打着，却落在贾兰贾茵的座上。

贾茵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砚来打茗烟，偏没打着，落在他的桌上，将一个磁砚水壶打了个粉碎，溅了一书墨水。贾茵如何依得，骂着也抓起砚砖要打回去。贾兰是个省事的，忙按住砚，极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贾茵如何忍得住，便两手抱起书匣子来，照那边抡去了。终是身小力薄，却抡不到那里，刚到宝玉秦钟桌案上就落了下来。只听哗唧唧一声，砸在桌上，书本纸片及笔砚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贾茵便跳出来，要揪打那一个飞砚的。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狭人多，哪里经得舞动长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们还不来动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锄药，一名扫红，一名墨雨。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一齐乱嚷：“小妇养的！动了兵器！”墨雨遂操起一根门闩，扫红、锄药手中都是

马鞭子，蜂拥而上。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劝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话，肆行大闹。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儿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间鼎沸起来。

外边李贵等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造起反来，忙都进来一齐喝住。问是何缘故，众声不一。李贵喝骂茗烟四个一顿，撵了出去。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层油皮，宝玉正拿褂襟替他揉呢，见喝住众人，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挑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什么书！茗烟也是为有人欺负我而动手的。不如散了吧。”

此时贾瑞也怕闹大了，自己也不干净，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钟，又央告宝玉。先是二人不肯。后来宝玉说：“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后来禁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去赔不是，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荣说：“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样，怎得了局？”金荣强不得，只得与秦钟作了揖。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头。贾瑞只得暂息此事，又悄悄地劝金荣道：“俗话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完事了。”金荣无奈，只得进前来与秦钟磕头。

第五计 趁火打劫

原文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

敌方遇到困难、危机，就乘机出兵夺取胜利。这就是强者趁势取利，一举打败处于厄境之敌的策略。

馒头庵凤姐弄权 长安县金哥自缢

秦可卿病死，贾珍经宝玉提醒，恳请凤姐料理宁国府，凤姐爽快应允。自此，凤姐不畏勤劳，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日夜不暇，把宁国府筹划得十分整肃，合族上下无不称叹。

凤姐料理秦可卿的后事，周全承应。到了五七正五日，办了一夜的佛事，凤姐分派料理好送殡诸事。到了天明，至吉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一路热闹非常。出了城门，大殡直奔铁槛寺。

原来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有香火地亩布施，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贴，好为送灵人口寄居。而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都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带着宝玉和秦钟在附近的馒头庵歇息。

一到馒头庵，老尼净虚带领徒儿出来迎接。待凤姐到净室更衣净手后，老尼陪着凤姐略坐片时，见周围闲杂人等已经退去，便趁机对凤姐说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个示。”原来长安县有个姓张的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一次进香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李衙内定要娶金哥，而金哥早受了原任长安守备公子的聘定。张家两处为难。不